

耕耘图书馆

□ 沈燮元口述 全勤、陶梦云访问 陶梦云整理 南京图书馆

1948年我从无锡国专毕业之后，因为时局动荡、兵荒马乱，工作很难找。当时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(那时称“总干事”)顾廷龙先生跟我说：如果你不嫌简慢，就到我这里来工作。因此，我就先在合众图书馆工作了半年。

解放后，我回到了无锡，在无锡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。后来又进了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(简称“苏南区文管会”)。苏南区文管会原本在无锡，后来搬迁到苏州。过了两年之后，苏南区文管会被撤销，改成了江苏省博物馆。再后来，我又被调到了南京。调到南京之后，我就一直在南京图书馆(简称“南图”)工作。我是1955年10月到南图的，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。



图1 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同事留影(后排左一为沈燮元，前排右二为南明史专家钱海岳)

一、结缘赵万里先生

1951年，我来到无锡图书馆工作，认识了赵万里先生。当时他从北京南下访书到了无锡图书馆，由我接待。他在参观无锡图书馆钟楼的时候看得很仔细。他说：“这个钟楼在江

南很少见，你们要好好保护它。”然后他将各个部门，如采编、阅览室等都看了一遍，看得很仔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
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苏州，我已从无锡图书馆调到苏南区文管会，在拙政园办公。当时他也是南下访书。他说苏南一带是藏书家很多的地方，他开玩笑说：“一部普通书如果经过藏书家写了几句话，马上会变成善本。”因此他临走时给了我五百块钱，他说：“请您代北图^①收一些书。”后来我就依照他的嘱咐，的确在苏州收到了好多善本书，现在这些书都编在北图的善本书目里面。用了一共差不多一年，这五百块钱到最后还是没用完，我就在旧书店里买了一些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旧画报，书品是全新的，总算是把这五百块钱全部买完。

1955年我到南京图书馆以后，赵先生还来过几次南京。我们的汪长炳馆长因为跟他是北图的老同事，请他在曲园吃饭，我跟柳定生也一起作陪。当时他来看书，看得很仔细。还有一次他来颐和路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看书，住在南京饭店。他让我下了班去他那里坐坐。然后我就去了，带了馆藏善本书目给他看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不叫我沈同志，也不叫我沈先生，而是叫我沈公。当时我还很年轻，他竟然称呼我为沈公。他说：“沈公你业余做些什么研究工作？”我说研究谈不上，我就看看各方面书目的书。然后我讲宋元刻本都在几个大馆，在上图、北图、北大馆，普通人去看宋元刻本不太容易，因此版本研究这条路比较难走。我说我想业余时间就把明刻本搞清楚。他说：“是啊，要真正搞清楚明刻本也不容易啊。”

二、结识徐森玉、顾颉刚先生



图2 1952年11月在太湖包山寺（前左一为沈维钧，左二为沈燮元，右一为顾颉刚，右二为徐森玉）

在苏南文管会工作的时候，我曾陪同徐森玉老先生、顾颉刚先生一起游览苏州西山。当时徐森玉先生跟顾颉刚先生都在上海。徐森玉先生是当时上海文管会的主任委员，他跟顾颉刚先生来苏州西山玩，苏南文管会就派我陪他们。当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：我们到的

^①“北图”指北京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前身。

那天晚上就在西山的庙里面点了油灯聊天谈话，忽然有人敲门，进来一队民兵拿了鱼叉还有土枪，问我们哪里来的。我们说上海来的。他们说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到区政府报到一下？”因为那时候是解放初期，太湖的湖匪很猖獗，我们因此受了一场虚惊。徐先生那时候已经七八十岁了，住了一晚上就回上海去了。顾先生身体很好，我和顾先生两个人还登上了西山的最高峰。

顾先生先前一直在重庆，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。那时候，他一方面在学校里教书，一方面在大中国图书局担任总编辑，出版地图。后来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，毛主席点名把他调到北京负责二十四史的校订工作。顾先生创造的层层累积式的古史观，在五四运动时期很出名，时人称之为“古史辨派”。

三、与过云楼藏书的渊源

我在苏南文管会的时候，过云楼后人顾公硕先生^①是我们苏南文管会的鉴定委员，我们就此结识的。我住的房子，就是他租给我的，所以经常有来往，而且我曾经在他家里买过两批书，都是过云楼的藏书。还有一件事：我在苏州的时候，顾家大媳妇有一个姓汪的远方亲戚，跟我姨父钱海岳是同学。有一次他拿了一部明刻本的《韩诗外传》要卖给苏南文管会。那时候苏南文管会是行政机构不能买书，因此我就给北京图书馆买下来了。



图3 2012年过云楼藏书研讨会（前排右三为沈燮元）

20世纪90年代，南京图书馆收了大概四分之三的过云楼藏书^②，我们南图当时派徐忆农到苏州去办这个事情，那时候我不在馆里，在北京还没有回来。2012年，北京匡时公司不知道怎么晓得我跟顾家有联系，他们在北京开研讨会的时候，把我从南京请去了。当时那

^①苏州顾氏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。顾公硕是过云楼藏书第四代主人。

^②1992年，南京图书馆收购了过云楼大约四分之三的藏书，共计541部3707册。2012年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2.16亿元的价格(含佣金)拍下了余下的、大约四分之一的过云楼藏书，共计179种1292册。2012年，北京匡时公司举办过云楼藏书研讨会，沈燮元先生受邀参加。

部分过云楼藏书已经由凤凰集团买下来了，一共两点几个亿。

四、专事购书与编目

1955年我刚来南图的时候，因为古籍部还没有全面开放，所以在颐和路古籍部设了四个专室。一个是古典小说戏曲，由陈方恪先生负责；一个是金石考古，由缪镇藩先生负责；还有一个中医中药，由陶容贵先生负责；我最后一个来，近代史资料室由我负责。一人一个房间，书都是开架的，相当于现在的专题阅览室，读者进来只要签个名就行了。后来这几个资料室还编了中医中药和古典小说两个油印本目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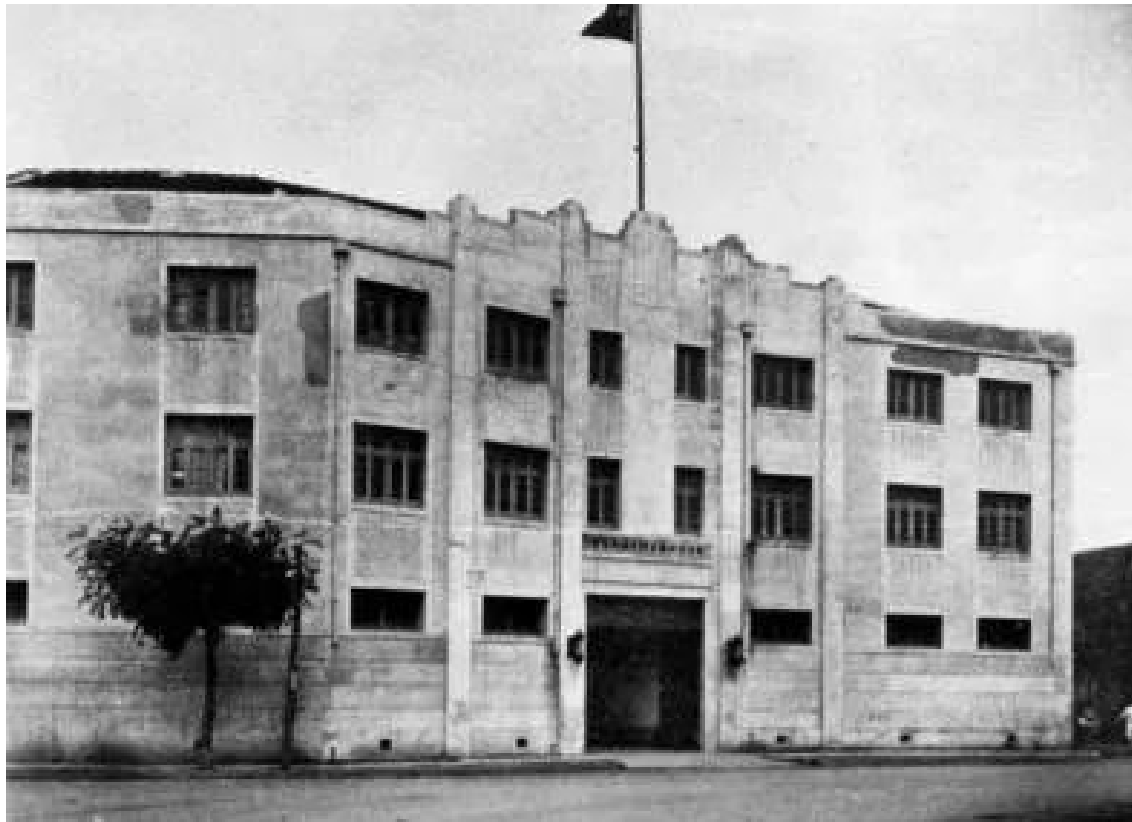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原南京图书馆颐和路古籍部旧址

我从1955年10月到了南京图书馆以后，就一直在南图工作，直到退休。其间我曾经因为编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在外出差了十年，五年在上海，五年在北京。

1955年到了南京以后，我先是在龙蟠里待了一个星期，然后就到了颐和路古籍部。在南图工作的五十多年，我主要有两项工作。一个是采购，一年出去一到两次，一般是春季和秋季，到扬州、苏州或上海等地去采购古籍。另外一个就是编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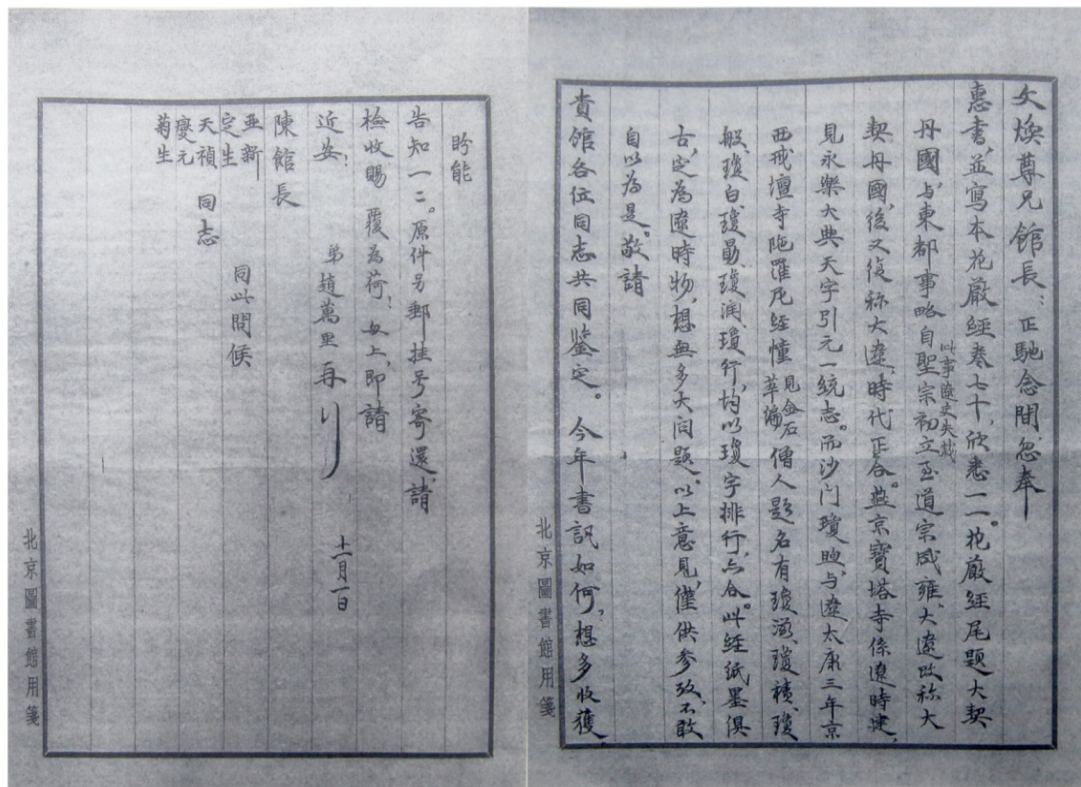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赵万里回汪长炳信

辽代重熙四年(1035)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写本，是我在上海从一个朋友那里买到的。宋辽刻本流传下来的本来就比较少，这个是写本，就更少了。这个卷子上面还写着好多辽代僧人的名字。当时把它买下来以后，我们还不够确信，所以把这个卷轴寄给赵万里先生，请赵先生再看一下。赵先生看过之后，亲自写了封信跟我们汪长炳馆长说，这个是真品，没有问题。到现在，赵先生的这封信还跟辽写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放在一起。

北宋熙宁元年(1068)“金粟山藏经纸”^①抄本《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》，是我从铁琴铜剑楼的后人那里买来的，价格不是很贵，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。

本文节选自《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(第一集)·沈燮元口述史》(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即将出版)。

^①《金粟山大藏经》是北宋时由海盐县金粟山广惠禅院发起并组织抄写的一部大藏。其抄写用纸十分珍贵，被称作“金粟山藏经纸”。据明人胡震亨《海盐县图经》记载：“金粟寺有藏经千轴，用硬黄茧纸，内外皆蜡磨光莹。……纸背每幅有小红印文，曰‘金粟山藏经纸’。后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，称为宋笺。通行宇内，所存无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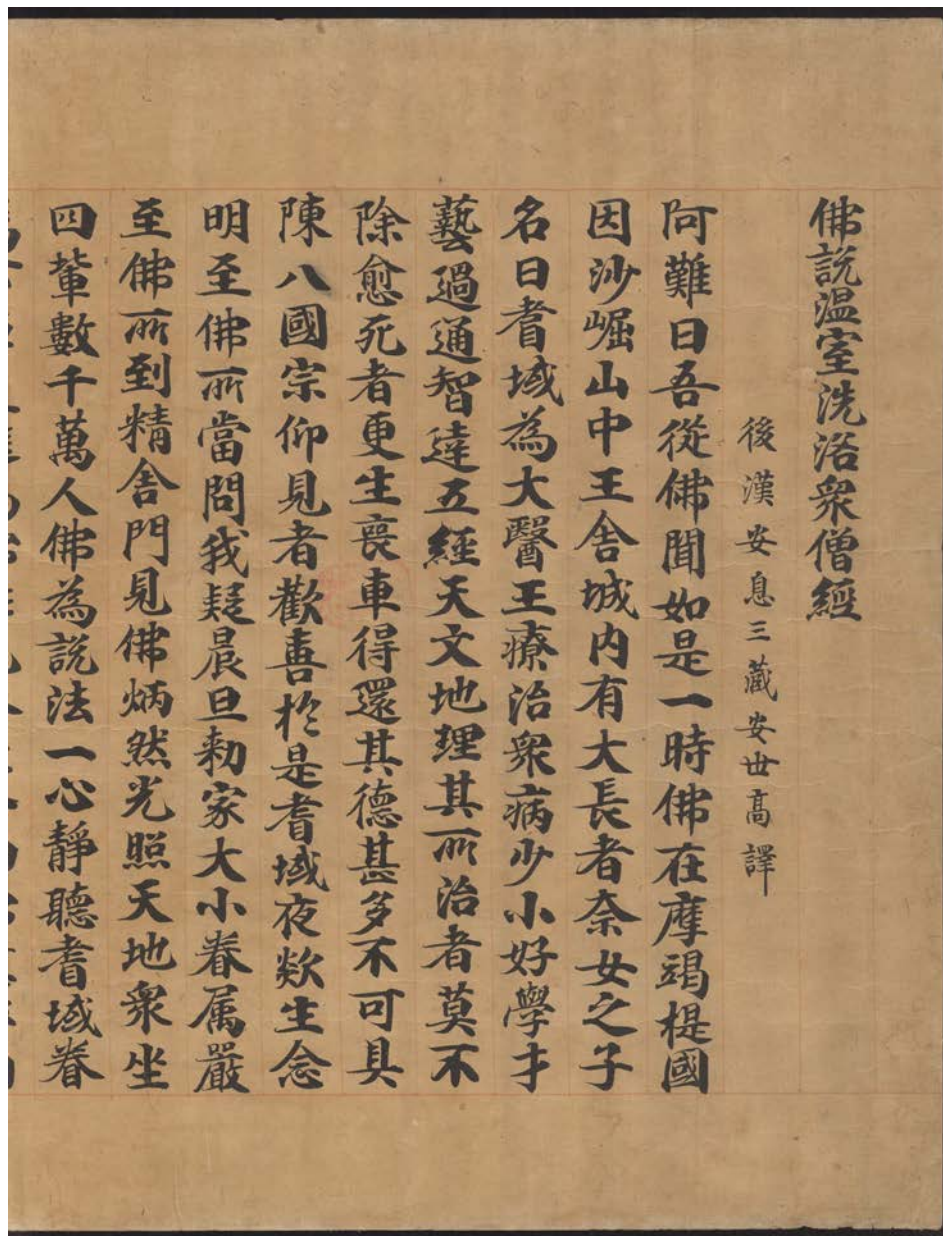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沈燮元访购的北宋熙宁元年《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》